

炊烟是故乡的长发

龙泽初

最近,我常常想起自己梦幻的童年,想起童年的村落及村庄里的缕缕炊烟。

贫穷的乡村,做饭的主要燃料只能是稻草、落叶与枯枝,而在草木归公的年代,就连稻草的获得也不容易。那时,每到放学,娘不是要我写作业而是叫我去割杂草、刨枯叶、折枯枝。当我捞满了一竹筐,累了、饿了,就横在田埂或躺在枯叶上,望着我家屋顶的炊烟,就如欣赏书刊上的摩登女郎:无风时,袅袅的炊烟,似感叹号直窜云霄,虽无“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却有亭亭玉立的清秀;微风时,我们家的炊烟和邻家的炊烟在空中缠到一起,脸贴脸,背依背,像一对恋人或兄弟,在风中欢舞着踏着慢四朝远处挪去;飘起欢情薄的东风,全村的炊烟会像一头乱发绞在一起,如赶集的村妇;刮北风,炊烟则如咆哮的黄河之水奔腾不息;起南风,炊烟形似小溪汨汨流向天际。熄烟了,娘的饭菜煮好了。回家吃饭咯!

家里姐妹的分工很明晰,我负责柴草,妹妹生火,姐姐煮饭,日子倒是平淡和谐。家有了炊烟的映衬,一动一静,彰显的是农家的悠闲与繁忙,因为他们巧妙地组成了一幅农耕文明的乡风俚俗画。静的是泥巴老屋,动的是袅袅升腾的炊烟,犹如水墨宏村!

炊烟里,有饭菜的香味;炊烟里,有母亲的呼唤。炊烟是那么的宁静、纯洁、轻盈、缥缈。因为,它既有古朴敦厚温柔的一面,又有股超凡脱俗优雅的一面。缥缈的炊烟,把远山近树、旷野阡陌、长空雁鸣浸染出“暮蝉声里落斜阳,隐隐飞桥隔野烟”的悠远诗意。炊烟,是温馨的,缭绕着

清苦岁月里的乡韵,母亲的辛劳在里面,兄妹的亲情在里面,童年的记忆在里面。孩子们烧烤红薯的野烟,是诗意的,旷野长天,几处云烟缭绕,随风而飘,随风而逝,点缀了田野的空旷,涂抹出自然之美悠然之趣。

可娘常常对我唠叨说:“傻孩子,一辈子窝在这个村庄里有啥出息啊!有本事的人都到城里去工作,哪有像你这样没有上进心的人啊?”后来,我通过复读解开这根绳子,离开村庄,到城里谋生。我知道,母亲当初给我说那番话自有她的道理。也许,母亲看透了生活的本质,当时母亲之所以给我狭隘的幸福定义自有她的苦衷吧。我终于走了,头也不回,就背一个小包,别的什么也没带,期盼的都是诗与远方,且远方已经在等我了。我走得很干脆,像英雄出征。炊烟就这样输给了远方。我终于在离开故乡的地方呆了下来,一年,两年,再两年……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我把村庄丢了,把炊烟丢了,也把我自己丢了。脚下奔忙的雁城,虽美而终非吾土。寄身闹市的我不禁满面含羞,把一颗争逐的心低到尘埃里。时光远去,炊烟渐去,再也找不到童年的蝉,童年的土路,童年的蒲公英。俱往矣,唯一不变的是炊烟。就在村舍之上,就在山林之中,就在曾经涟漪层层不知起于何方又将奔向何处的云雾之巅。炊烟总会带给我至深至大的遥想,荡涤心中积聚的尘埃,忽略冷漠凄凉,纵情千里风霜,尘抱万里炊烟,精神得以皈依,得以回乡。知否?我故乡的炊烟,我是你房顶上的一缕青丝。我终于呆不住了,终于想起了你,发觉你离我好遥远,身在故乡时,远方离我都没有这么遥远。我想靠近你,却

早也无法靠近,梦中都很难抵达。现在故乡的炊烟就似一个油腻的秃顶男人,再无缕缕飘逸的长发。

偶尔看到那发了叉、发了叉、又发了叉的叉的叉叉的炊烟,总让我有种说不出的触发灵魂的感觉……远风凝望,是颓废还是希望的喘息?我分不清……

有时候,在城市中受了伤,我真想回到村庄,对着那见证我年少岁月的炊烟大哭一场。村里可以没有豪宅豪车、美味佳肴,但村庄里不能没有炊烟,没有秀发的女子就如颓掉叶子的枯枝,没有炊烟的村庄即如没有树皮的枯杆。炊烟是房屋升起来的云朵,是柴草灶火化成的幽魂,是村庄的声息和呼吸。人的精神家园里也不能没有炊烟。炊烟是村庄里所有人灵魂的导师,她让我们在人生的坐标里找准自己的标尺,时刻保持对生活的信心。

远离了村庄的炊烟,我的生命似乎成了一条断流的河,一块荒芜的耕地。只有炊烟,以及村庄里那些与炊烟呆在一起的风物,才能让我的生命保持长久的美感、幸福和丰盈。炊烟对我的意义就是灵魂的意义。一个人的灵魂断炊比婴儿断奶更可怕。我的灵魂里每天舞动着的,依然是那一束束炊烟。

故乡的山脊,多了一座母亲的坟茔,我再也见不到母亲煮饭时的炊烟,只有清明时节儿女哀思绵绵的如烟倾流。但我能在悠悠飘远的一缕缕青烟中清晰地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容。心里空虚的时候,我会来到村庄的屋前,诉说我看不到炊烟的落寞。仿佛,我听到了母亲的叨唠:孩子,跟着炊烟回家吧!

炊烟——我头上的华发,心中扯不断的青丝。



在这个繁华似锦的世界里……

张莹云

破败的房子、昏暗的室内、贴满奖状的土砖墙、木板搭成的床……眼前的这一切,让我震惊不已!2019年5月3日,我第一次随同小红人志愿者协会走访贫困学子。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我真切地体会到贫困学子的艰难生活,也懂得了珍惜、感恩和知足。

在祁东县马杜桥乡,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走访了十个家庭,其中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母亲是精神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每天做农活、打工,根本无暇顾及他们。他很懂事,成绩也不错。每天放学回家后,他先完成作业,再烧饭煮菜,照顾有病的妈妈和年幼的妹妹。临近中午,我看到他们煮的菜只有白菜萝卜,这样的菜在我就读的食堂是不会出现的。从我们走进他家,与他交谈,直至我们离开,这个孩子都在默默地流着眼泪。看见他那样子,我很难过。很难想象,这个仅仅十二岁的孩子内心世界究竟得承受多大的负担!而他的人生路上还有多少坎坷和困难?

我想起自己曾经嫌弃食堂饭菜不好吃,偷偷塞钱给走读生带米粉的情景,想起我与闺蜜踏着早上七点的铃声起床叼着面包跑进教室早读的情景,想起嫌弃母亲做菜不合胃口嚷嚷着要吃必胜客的情景。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切犹如一道分水岭,把我们和他们分割开。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他们还在简陋的屋檐下为一日三餐担忧,生活是如此的灰暗。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块大地上,他们多么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通过这次走访,我感触良多、收获良多,这些经历将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在这个繁花似锦的世界里,其实还有许许多多与我们生活状况大不相同的人。他们朴实、善良、在田间辛苦的劳作着,他们生活艰辛、命运坎坷,可他们也在与命运顽强地抗争着。我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那些贫困孩子的生活与学习,尽可能地援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如我们一样幸福地生活、快乐地成长。作为高中生的我尽管做不了太多,但我会的空余时间和他们沟通交流,为他们尽一点绵薄之力。

听说马杜桥乡的扶贫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我多么希望那里的贫困学子们早点过上幸福的生活!

青门绿玉房

徐志强

六月的天时而炎热,时而凉快,天气也变化莫测。周五下午,西半城骤暗,阴云天边急行军;一跑到东边,倾盆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阳光躲了小会空闲,又劈头盖脸地照下来。小满一过,街边多出三轮摩托车的身影,瓜农老汉停在小区门口,一掀车上的幕布,就地开始吆喝:“卖西瓜了,又甜又红的大西瓜……”

这让人恍惚,莫非夏天提前来了?如果挑选夏天最具代表性的事物,西瓜必定排名靠前,水果中更是无可替代。想来只有夏天那么火红的烈日,才能在地里产出相映通红的西瓜。西瓜品类中,有白瓤的三白西瓜,皮肉似冬瓜;也有黄瓤的瓜,外形近哈密瓜,果肉甜蜜,各具特色。但我以为,唯有红瓤青皮的西瓜与夏天最般配。

老农车后厢的青色条纹的瓜并排而立,绿意葱茏,像未经雕琢的翡翠。它圆圆滚滚的模样,更是让我想到了人的肚腩,这让我对西瓜有种出于亲切的喜爱。但这位老汉初来乍到,加上对季节过早的怀疑,我上前问,这瓜保不保熟,老汉滑拉几刀,直接给青门里开个小洞,取出的肉红而厚。不言而喻,瓜熟透了。《诗经》有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吃瓜时令足足提前一个多月。

四千年前,西瓜本是非洲的野生葫芦科植物,也不知道经历多少阴差阳错后,它被培育成炎炎夏日的避暑圣物。徐光启《家政全书》提过: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又有言它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土特产。在传入中国后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它一度珍贵到只供给皇家,皇家膳食一贯讲究。相传慈禧太后只吃中间一瓤、最甜最沙的果肉;而百姓们发现西瓜通体是宝,食尽果肉后瓜皮勿扔,“西瓜脆衣”可入药,清热消暑,处理掉外层绿皮,可作凉菜,切成丝或片,蘸酱油吃,生脆清淡;西瓜籽晒干后,拿去炒,就是休闲嗑的黑西瓜子。现如今,西瓜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人均可享用,西瓜变成暑期最廉价的水果,盛夏时最低五毛一斤。

西瓜性寒,又称为寒瓜,“天生白虎汤,畏寒人不宜多食”。脾胃虚寒的食用易腹泻,因为解渴清热属性,精壮汉子们偏爱食用。夏天的大地像一块烙饼,晒得人心头攢着火,施工地点处,精疲力尽的工人们停下歇息,打着赤膊,啃食西瓜汁液横飞,现场观看有助于提升食欲。

酒店餐厅装盘,会将西瓜切成三角形,美则美观,但缀着的果肉太少。家里分西瓜,切成弦月形状,啃过后就是

月牙,大片也有弊端,切得稍微宽一点,中间的部分牙齿不太够得着。要说最过瘾的,还得是抱着半边一勺一勺地舀着吃。记得学童时代放学后坐在电视机前,盘着腿,边吃边看动画片,尽管没有空调,风扇呼呼啦啦地转,但那就是夏天最幸福的时光。瓜瓤中空后,再一圈一圈地刮外层的肉,刮干净,透出表皮微微的青色后,埋首瓜的底部,满脑满脸都是西瓜味儿,到最后呵地一声,汲取最后一滴红汁。长大后,有次看见十岁左右的表弟,按上述步骤吃完,仿效南瓜头,将西瓜剥两个洞,罩在头上,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孩子的天真行径,不由让人羡慕。西瓜有称号——青门绿玉房,这些小孩子,和他们银铃般的笑声,也住在童年防护罩的“青门绿玉房”里,快乐再简单不过了。

汪曾祺回忆印象中的夏天:西瓜以绝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在我看来,吃西瓜和吃火锅一样,一群人吃就更好了。生活毕竟要有仪式感,仪式感唤醒沉睡的记忆。白背心、青门绿玉房、蒲扇、拖鞋、树荫底下,搭建出一幅美好的情景。众围坐,“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一口咬下去,真是夏天的味道。